

神户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NCSG  
日本标准时间 201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13:30 至 15:00  
ICANN64 | 日本神户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和董事会在选区日的会议，我们很高兴能到这里来。

抱歉开始得有点晚了。我们还在加载前几个问题。等这些问题加载完成后，我们将立即开始。但在此期间，我们也许可以进行一轮自我介绍，从你开始，玛盾 (Maarten)。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玛盾·波特曼，董事会。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罗恩·达席尔瓦，ICANN 董事会。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贝基·伯尔，ICANN 董事会。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萨拉·多伊奇，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查拉比，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马修·希尔斯，ICANN 董事会。

克劳迪娅·谢利

(CLAUDIA SELLI): 克劳迪娅·谢利，BC 主席。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BIANCO): 史蒂夫·戴尔边科，企业选区。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ISPCP 主席。

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托尼·赫尔姆斯，ISPCP 副主席。

菲利普·富卡尔

(PHILIPPE FOUQUART): 菲利普·富卡尔，ISPCP。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BRIAN WINTERFELDT):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IPC 总裁。

迪恩·马克斯

(DEAN MARKS): 迪恩·马克斯，IPC 副主席。

吉姆森·乌鲁弗耶

(JIMSON OLUFUYE): 吉姆森·乌鲁弗耶，BC 财务和运营副主席。

克劳迪娅·谢利: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场。这是 CSG 与董事会召开的常规会议，感谢大家抽时间来参加。

我们将先用 45 分钟的时间讨论我们提出的共同常见问题。抱歉，我们根据过去一段时间讨论的内容，对问题进行了一些小改动。

我们将谈到 EPDP，你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是我们的最喜欢的主题，还有消费者和信任审核。下面交给史蒂夫带领大家讨论 EPDP 部分。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克劳迪娅。

请讲，马修。

马修·希尔斯： 噢，我们开始。好的。谢谢。抱歉，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认为这个文档是对的。

关于总结第一阶段，启动第二阶段，很多地方都已经说过并进行了研究。第二阶段有一些延期问题，有一些更艰难的问题，而且就第一阶段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将不会提供阻止已经存在的拒绝服务攻击或威胁所需的快速访问。这几天提出的发布或披露请求都没有真正实现，我理解签约方有一个责任问题要处理，这就是需要时间的原因。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对进入统一接入模型的第二阶段如此焦虑，在此之下，

ICANN 可以假设签约方有足够的法律责任来揭露 RDAP，ICANN 之后可以将其交给行为准则已获得数据保护委员会批准的认证实体。

所以我的问题与时间有关。ICANN 审查了多个 PDP 和工作组的工作，我们很清楚妥协和共识的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和驱动因素是迫在眉睫的截止日期。马修、贝基、谢林，还记得我们在 IANA 移交时所做的工作吗？就像萨缪尔斯 (Samuel) 和约翰逊 (Johnson) 有一次说的，强迫接受外部截止日期会让人集中精力。这与上午提出的想法相似。

就临时规范而言，董事会施加了一年的期限，因为《章程》规定，临时规范可以最多延长一年。这在第一阶段成功地促成了一些让步和妥协。

但这在第二阶段将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如何对第二阶段 UAM 的完成施加充足的截止日期压力，以保持紧迫感，足够地投入，达到我们追求的速度，获得建议，并且富有创造力。我不得不说，可能还需要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但在巴塞罗那，组织承诺紧急成立一个技术研究小组，我们都对情况的迅速好转印象深刻并感到欣慰。这其实确认了 BC 和 IPC 一直说的关于 RDAP 模型在技术方面的想法。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但我们如何才能创造时间压力？不能单靠董事会的决议来支持 GNSO 政策，表明会尽最大努力尝试在一年内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害怕当那一年的截止日期悄悄来临时，如果是董事

---

会强加的截止日期，那么董事会也可以延长它。所以我们怎样设定真正的截止日期呢？希望你们能对此提供意见。

马修·希尔斯：

我先说一下，抱歉一直在切换幻灯片。现在显示的幻灯片才是正确的。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马修。谢谢你的问题，史蒂夫。

直率地说，我们可以鼓励你们动作快点，但我们没法强加截至期限。几天前，在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召开的会议上，我明确地告诉了米凯莱 (Michele)，我担心有些用语被理解为人们希望放慢速度，即使这并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董事会非常清楚，这需要及时完成。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 在 GNSO 理事会会议上声明，GNSO 理事会也非常清楚这需要及时完成。

我怀疑还存在一些外部依赖条件。为了让这项工作有意义，显然必须获得法律建议，正如跃然 (Goran) 在一些场合说过的，还需要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大力推广 DPA。

---

我知道这不能算作答案，但我认为在本质上，董事会本身不能施加固定的截止期限，但董事会可以鼓励 GNSO 按照截止期限开展工作，我们认为设定一些时间限制对第二阶段很有用。

马修·希尔斯： 谢谢，克里斯。有人要说几句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是史蒂夫。关于董事会的决议，有两个方面。一个可能是日期，另一个可能是工作速度。大家谈到的保持一周召开两次会议、每次持续两个半小时的节奏，这就是工作的速度或进度。这的确很折磨人，但其实并没有提供截止期限的压力。

所以我建议在董事会开始做出有关 EPDP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决议时，确定一个日期。我听到克里斯说，董事会除了提供预计日期，很难再确定别的事情了，但我认为日期比工作速度和进度更重要。

马修·希尔斯： 谢谢，史蒂夫。

我想萨拉想要补充一下。

---

萨拉·多伊奇： 谢谢，马修。

我认为除了日期和制定时间表之外，还应该掌控问题的优先级。所以有些关键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些则是基本问题，如果可以先尝试解决其中一些优先问题，你可能对结果会有更多控制权，而不仅仅是解决边缘问题，然后最终让一切都陷入僵局。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

史蒂夫·戴尔边科： 很好。第二个问题是希望了解 — 谢林，请讲。

谢林·查拉比： 对于日期问题，你们心里有一个日期吗？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而不是让我们直接确定。CSG 或 BC 心里是否也有一个日期？

史蒂夫·戴尔边科： 你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讨论如何修改理事会的动议时，我们谈到了一些日期，比如 2020 年 2 月。

---

谢林·查拉比：                   好的。

在你看来，就工作量和进度而言，这是现实的，是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我相信是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无休止的等待让数据保护委员会和机构认可行为准则以便进行认证，那么这就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可以在 ICANN 内部开展工作吗？我们能否开展工作确保我们已经准备好根据 TSG 的成果采用基于 RDAP 的模型，或者我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充分一致，以便组织可以承担足够的法律责任，合同方也能按要求做出回应？因为这个责任问题是关键。贝基在今天早上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想法。很明显，可能会有一些创造性思维，但我认为那是现实的，谢林。

马修·希尔斯：                   其他人呢？没有？好的。

交给你了。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只是想继续对 EPDP 提出一点看法。我们想知道，董事会是否制定了一个计划来考虑从现在到 4 月 17 日将收到的公众意见，以及如何提出决议来回应 GNSO 在第一阶段获得绝大多数票的共识政策并启动第二阶段。

说到董事会，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与 ICANN 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了。我们发现你们并没有深入研究并更改建议中的内容。这不是你们的工作。但董事会提出的决议可以包括澄清请求、权宜请求，甚至还可能包括一些优先级的内容。最近，董事会的决议同时还提供了十分广泛的理由。我们对此感到很欣慰。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你们的想法。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否会提供一个批准 GNSO 政策的两句话决议，或者可能是更加广泛和有想法的内容？

马修·希尔斯：

克里斯，请讲。

克里斯·狄思潘：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过或者没有想过这些方面。我们非常清楚 EPDP 团队中有些成员投了反对票。我们也非常清楚理事会决议的结果，我们知道一般会员和 SSAC、GAC 等组织在报告中做出了声明。

所以，我们不会忽视。我们知道它们就在那里，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要如何处理。现在已经发出去征询意见了，我们会等着看结果。

马修·希尔斯：

其他人呢？

克里斯·狄思潘： 我也应该说一下 — 抱歉，马特。对于你刚才说的，董事会通过两句话的决议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笑声]

史蒂夫·戴尔边科： 没错。这种情况也有点不正常，因为我们有一个由 GAC、ALAC 和 SSAC 参与的跨社群 PDP，之后会提交给理事会，理事会对该动议进行投票表决。要获得绝大多数票才能发布。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GAC、ALAC、SSAC 会提供相当多的建议，但他们提供的建议可能会更尖锐。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普通 GNSO 政策要表明立场。现在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跨社群意见，或许会得到一个引人思考的答复，甚至深入到是否应该在批准和实施之前进一步探讨其中存在分歧的一些建议。

我只能提供一般观点，因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

对你们来说，最后两点其实属于后勤事务。我们认为在 EPDP 期间使用的调解服务和外部法律顾问都是有用的。考虑到我们希望制定雄心勃勃的截止日期，这对第二阶段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请求你们去寻找资金，以便在第二阶段从外部雇用法律和调解方面的专业人士，并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克里斯·狄思潘、娇庄 (Trang)、丹·哈罗兰 (Dan Halloran) 继续参与第二阶段，因为他们的意见非常有帮助。

谢谢。

---

克里斯·狄思潘： 我觉得我应该回应一下。

马修·希尔斯： 请把幻灯片往上移，我们还有第三点。

克里斯·狄思潘： 我知道你不打算提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但他和我都是董事会联络人。

我想说几件事来回应你，史蒂夫。一个是我同意你的看法，外部助力和法律建议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已经跟 GNSO 说过了，我们认为尽早处理法律事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将会提出假设，团队需要外部的法律协助。在助力方面，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承诺，但正如我说的，我认为这很有价值，也很重要。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你回应我的另一个观点，关于董事会将通过什么样的决议。你说了几点，存在不同，有特殊性，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社群意见，所有这些我都接受。我想知道这对我们是否有帮助，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的话 — 不是现在。我不指望你现在就说，但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董事会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建议，你认为我们可以使用哪些机制来对待那些决议。我想这将会是很有用的意见。

---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我们会提供的。

马修·希尔斯： 史蒂夫，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些吗？是不是……

是吗？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来自 ISPCP。

好的，我们也（听不清）关于第二阶段，就不回到第一阶段了。我们相信，对于报告中的第一阶段，董事会正在采取适当的行动，并且也在考虑在该阶段讨论的所有问题及其中的所有顾虑。我们非常相信，董事会将对此采取适当的行动。

对于第二阶段，我们完全支持这样做，而且从第一阶段中学到经验也会为其带来一些改进。在我们过去几天进行的讨论中，抱歉，特别是与跃然的讨论。我们听到他多次提到，尤其应该多接触 DPA。这让我想到了在 EPDP 第一阶段，在与 ICANN 首席数据保护官接触时学到的经验，可能也会给未来的讨论带来一些改进。

我提出这一点是想问，能否鼓励数据保护主管在第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尽早权衡其建议。我认为这可以帮助小组，让他们对正在处理的事情以及如何完成工作更有信心，而不是躲在角落里，后期再被踢回去。

---

所以这是我们的意见。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董事会有人要回应一下这个意见吗？数据保护主管？

没有？好的。

非常感谢。

克劳迪娅·谢利：

我们可以进入问题的第二部分了，关于竞争、消费选择和信任审核。

迪恩，交给你了。

迪恩·马克斯：

谢谢，克劳迪娅。我是迪恩·马克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关于第二阶段的另一个问题作为结束。

我知道，克里斯，你谈到了引入外部法律顾问服务带来的价值以及丹和你，还有娇庄起到的积极作用，我们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人们发现非常有价值的另一个服务是调解服务。因此，我们还询问了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是否会支持继续使用这些第三方调解服务，以帮助推动第二阶段的讨论。

克里斯·狄思潘： 我以为我已经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说我无法做出任何承诺，但我认为这些服务非常棒，也非常有用，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我认为它们非常有用。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克里斯。在我们看来，我们也发现它们非常有帮助。所以非常感谢这些服务。

下面来讨论 CCT 的问题，即竞争、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信任审核。我知道这些建议在董事会之前就提出了。大约有 30 个建议，其中六个已被董事会采纳。17 个进行了进一步审核。为什么 CCT 审核小组提出的建议很少被董事会采纳，这有些意外，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马修·希尔斯： 谢谢。

有请贝基。

贝基·伯尔： 谢谢你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说清楚一点。对这个问题的叙述有点偏差，我认为董事会有责任更好地沟通这件事。我们都记在心里。社群对此很吃惊，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话虽如此，但我确实觉得这样叙述有点像是我们拒绝了一切，这是错误的。我来梳理一下，我们其实直接接受了五个或六个建议。然后大约有 13 个建议转交给了社群的其他组织，这样，董事会对这些建议的接受权就被 GNSO 的政策制定权抢走了。我们本来可以拒绝，但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确实做了记录并将其转交给了相关权威实体来完成这项工作。

然后，有一些建议有待确定，并没有被拒绝。我们认为这些地方还需要更多信息。有时候，我们想了解实施建议的相关成本。我们试图传达一些数据请求，但显然没有传达到，而且我们也想对额外数据需求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有些担心请求的数据能否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具有权威性的答案，所以我们说，出去找找看，聘请第三方来鉴别与检查这一步相关的数据类型。

所以，我们没有拒绝需要额外数据的建议。我们同意你对此事的看法。我们对是否有权或有能力收集那些数据以及那些数据是否与回答这个问题相关确实有所保留。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获得能够解答问题的数据。

我理解社群非常担心这个问题，这非常令人遗憾。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要想清楚，比如 CCT，该审核显然会获得建议，但不会提供给董事会，董事会不会采取行动，而是会建议相关政策制定实体去做。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彻底想清楚，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我们需要想清楚如何收集建议，在何种情况

---

下，以及在此过程中，CCT 或审核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认为需要了解一些重要看法，但请仔细查看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意见。这并不是否认 CCT 团队所做的大量重要工作，我们认可、接受并感谢 CCT 做出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再提一个跟进问题。董事会是否会随着数据的不断收集与 CCT 审核小组持续进行对话，或者将采取哪些流程来处理被指定为待定的建议？

贝基·伯尔： 昨天，我们承诺与 CCT 小组在马拉喀什召开一次会议，对吧？我们将与他们讨论推进这项工作的最佳方式。可能还会就中间的一些事项进行交流。但大门是打开的，我们想完成工作。

迪恩·马克斯：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还有其他人想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吗？

谢林·查拉比：

我想再补充一点。贝基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写信告诉了 CCT 审核小组。这封信被发布到了网站上。我想从头到尾说说这封信的内容。首先提到了我们通过的决议。其次提到了数据收集框架，因为这个建议中提出的许多主题都指示我们开发数据收集框架，以便未来的 CCT 审核可以从中受益。除了建议之外，还指示首席执行官研究、准备和考虑一个全面的数据收集框架。所以我们也在等待这个框架。

然后我们列出了董事会的行动，正如贝基提到的三个类别，待定事项除外。对于待定事项，我们说董事会承诺解决待定状态，并在 ICANN 组织解决董事会的问题后立即对这些建议采取适当行动。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些建议被拒绝了，而是说我们将尽快采取董事会的行动。

然后，最后一段，最后的标题是信念的实现。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社群，需要开始一起思考董事会从 CCT 审核小组那里收到的 37 或 36 条建议，来自 WS2 的 112 条建议。还有即将来临的其他事情。没有一个计算了成本，没有一个确定了优先次序。我们需要以合理的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在有成本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一次性实施所有建议。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星期四我们有一个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效率的会议。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同意，对所有这些都说是“是”并一次性实施它们是不明智的。所以工作 A 要分阶段进行，从资源、资金分配的角度，还必须有一些优先次序。但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未来的解决方案，因为我认为让一个社

群工作两三年，提出一系列建议，然后被告知我们负担不起，这是不公平的。这不公平，对吗？

看看过去十年，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其实也没有那么大，资金也一直在增加。所以提出建议后，董事会说好的，有道理，按照这个流程去做吧，都很好。有时会提出问题，但是接受了，就会予以实施。钱不是问题。但你们非常清楚资金已趋于平稳，对吗？所以在组织的各个层面，董事会，ICANN 组织，这些建议，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使其可负担得起并对社群是公平的。

那么我们如何在准备建议时将优先级和可负担性的概念带到社群级别呢？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们需要一起合作。委托工作是一回事，没关系。例如，WS2 有两三百万。好的。预算有了，多少用在法律顾问上，多少用在这件事上，我们达成了一致。但相对于实施成本来说，这里的开销很少，因为实施不是一次性的。之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花钱。所以我们如何公平对待社群，同时确保我们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降低成本、确定优先次序并让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因为对于无法确定优先次序的事情，在知道成本之后就会很乐意去做了，对吧？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某一年，董事会如何在 CCT 的建议、WS2 的建议与其他方的建议之间进行选择？在那一年会选择哪一个？因为 CCT

提供了优先次序，WS2 提供了优先次序，其他方也提供了优先次序。尽管如此，总额还是超过了当年的预算。那么谁来做这个决定，对吧？我们又如何来做这个决定？

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群能够聚在一起解决问题，将帮助我们所有人在未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期望，而且不是空谈一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有什么反馈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林，就 17 个待定事项的可负担性或成本而言，的相信你已经问了跃然，他的团队会在六个月内回来解答这些问题。你问了他其中很多事项的预估成本，对吗？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将可负担性纳入优先事项，我们也要等 ICANN 组织估计实施成本。这样说能理解吗？

谢林·查拉比：

能，我想讨论除 CCT 和 WS2 以外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如何才能对社群公平，不让他们工作两三年，提出建议，最后说，这太贵了，你需要确定优先次序。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答案。我们需要一起思考，如何才能促进这种讨论。

史蒂夫·戴尔边科：

对的。作为一名会计，令人恐惧的现实是，在团队完成建议、达成共识和意见，然后只能从组织那里了解实施成本之前，社群团队并不知道会花费多少钱。因此，在实施成本是一个重要

---

考虑因素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在建议提交给你们之前了解这件事。一旦知道了成本，就必须等待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确定优先次序。

谢林·查拉比：

是的。回应一下。但至少知道一个要素的情况下可以确定优先次序。所以社群或工作组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在实施这些建议时确定优先次序的方式。然后，在成本方面，可能也会出现反复。

史蒂夫·戴尔边科：

对的。因为这件事的优先级更高，但非常费钱，就可能被优先级更低、更负担得起和更简单的事情替代。这就是会出现一些反复的原因。

克里斯·狄思潘：

非常正确。我要说明一点，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只知道那里存在问题。但问题会反复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一想，就以我们发现的其他解决方案为例，想一想审核，以前对组织结构的独立审核是这样的，他们会去进行审核，带回来很好的新想法，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你是认真吗？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会去制定一个问题报告，然后开始提出想法。

现在，请想一想我们做事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在内部审计中那样做，那时再确定成本。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其实对实施成本没有预算。我们只对审核成本有预算。每年我们都说我们要进行这些审核，我们要在这些地方花钱，对吗？但在预算方面，我们却对实施建议中的事项要花费多少钱没有预算。所以我们对这项工作没有一个目标金额，可以清楚地说，我们知道需要 500 万美元。我们需要努力解决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能与我们合作找出最佳处理方案。

罗恩·达席尔瓦：

史蒂夫，我想接着说一点。在没有进行审核或 PDP 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完全弄清楚成本和资源影响是很难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审核或 PDP 或一些项目的初期，我们至少应该能够量出 T 恤的基本尺寸，对吗？这样才能在数量级上提供一些指导。不是精确的数字，也不是绑定资源承诺，而是大致估计 FTE、合同价值、基础设施的成本。只是一些一般信息，便于进行一些优先次序确定工作。显然，这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模型，我们之前有一些接触，工作人员可能会帮助提供一些 T 恤的尺寸。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一些问题并弄清楚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我们更早地了解成本可能是多少。

贝基·伯尔：

我可以最后说一点吗？因为我不希望我们越走越远，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成本。成本非常重要，更普遍地说，我们想要讨论的

一件事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让社群能够尽早参与进来。所以史蒂夫说在仔细查看建议之前，不会知道要怎么做。你可以在制定最终报告之前、之后或之中，或者在制定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之间估计建议的实施成本。这里有一大堆事情。但重点是，我们要学习新的东西，我们不能无止尽地增加预算。这对社群来说是新工作，但我只想确定，我们没有就这么算了，一切都关乎成本。这不是关键所在。

克里斯·狄思潘： 是的。

贝基·伯尔：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弄清楚我们要以更有效的方式把它放在哪里，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好的。交回给你，克劳迪娅

克劳迪娅·谢利： 谢谢。我们先在进入会议的第二部分，每个选区将各有 15 分钟向董事会提问。我们从 IPC 开始。

马修·希尔斯： 我想问一下，我们之前提过这些问题吗？我只是想知道应该在屏幕上播放什么内容。提过吗？

---

>> 是的，提过。

马修·希尔斯： 请翻到另外几张幻灯片。

迪恩·马克斯： 谢谢。我是迪恩·马克斯。随着我们进入第 2 阶段，这些访问问题对 BC 和 IPC 社群中的许多人来说至少是放在重要位置的，我们想知道 ICANN 董事会将支持 ICANN 组织采取哪些措施来探讨统一访问模型中涉及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即有关责任的问题，有关控制人的问题，谁是控制人，谁不是控制人？能否将注册服务机构收集和处理注册人数据的责任与 ICANN 和经认证第三方为认证请求者而对访问进行验证和授权的责任分开。

其中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坦白说，可以留给 EPDP，让他们制定针对性政策，这是未知的，对吧？因为 GDPR 是一个相当新的规定，并没有给出完全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的问题是，董事会正在考虑建议 ICANN 组织采取哪些措施来开展并行工作，以尝试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和问题？  
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你说的非常对。这非常复杂。有一些非常复杂且未知的法律问题会引发一大堆事情，例如，对授权机构有哪些规则，以及技术工具如何发挥作用，又有哪些规则。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也许可以利用工具和验证手段，然后说，谁在下面？如果数据以这种方式流动，谁对此负责？责任范围如何划分？这样会得到一个答案。如果你想要完整的答案，可以对照规则，即谁在什么情况和安全措施下出于什么目的能够获得哪些数据的访问权，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我们正在与组织沟通，组织也一直在努力。我的意思是，跃然启动了 TSG，这个小组很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提案，我们本周就能看到。所以我认为，我们传递给组织的讯息是，我们通过了临时规范。现在我们结束了 EPDP 第 1 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是乔·波斯特尔 (Jon Postel) 的时刻。继续做下去，支持第 2 阶段的工作，ICANN 组织本身可以通过与 TSG 等社群合作或与潜在的验证机构交流来推进这项工作，应该继续这样做。

所以我认为需要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是我们指示组织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迪恩·马克斯：

谢谢，贝基。你说的内容很有帮助。还有人想提问吗？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关于 2020 财年的预算草案。IPC 针对 2020 财年的预算草案提交了公众意见。除了我们提交了意见之外，我们注意到许多其他人也对预算提交了意见，强调了需要提高空间中的透明度。特别是，渴望更好地了解董事会和组织打算如何充盈 ICANN 储备资金。哈维尔 (Xavier) 的文件中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

IPC 想要了解董事会将会做些什么来确保提高预算提案和运营规划的透明度，以及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充盈储备资金，特别是关于其他可能来源中的新 gTLD 拍卖收益。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你的问题，布莱恩。我想分两个部分讲，因为储备资金有一个特定问题。我待会再说。但我认为一般来说，社群的首要反馈是希望提高预算制定流程的透明度，以及用多少钱执行哪些计划。这是五年战略目标中的动机之一。具体的 5.2 目标关于更好的增效机制等诸如此类的内容，这就是动机。因为我们同意你的观点，对吧？这件事很重要，这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我们现在是透明的。在效率、预算和优先次序以及完成的项目中，如何做得更好，这是一门学问，是一种开展业务的方式，我们完全支持并且有动力按照现在的五年运营规划让它充盈起来，以与该战略目标相匹配。

所以，我们将在该工作阶段中进行更多讨论。而且也有大量数据，有人批评说关于 2020 财年预算的数据太多了，特别是有

关为哪些计划、哪些部门以及哪些活动分配多少钱。我的意思是，ICANN 网站的预算部分提供了大量数据。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就 2020 财年预算提供多大的透明度。已经公布了相当多的数据。

现在来看储备资金的问题，这问到了如何补充储备金的策略。我们已经拿到了第一笔贷款。希望你们遵循这样的机制。我们从拍卖收益中拿出了 3600 万直接放入储备资金，用于移交事宜。我们照例让组织在其预算中加入了一项内容，即补充储备资金，并让组织注明了具体的数字，我想应该是 800 万，在未来五年，总共 3200，所以是 800。我们来来回回改了好几次。四年乘以八。我在前面没有看到数字，但谢林告诉我是 3200 万，在八年内。所以我们给出了具体的数字。

最后，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关于预算的标准做法，包括确保补充储备资金。3200 万加上 3600 万，我们就能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也是一年的运营费用。

这么说对你有帮助吗？嗯？跃然想要补充一下。

马修·希尔斯：

抱歉，罗恩。跃然想要补充一下。

马跃然 (GORAN MARBY): 谢谢。这很有趣，我参加的会议不同，要求也不同。在另一个会议上，他们要求我在预算上不要那么透明，因为全部读起来太复杂了。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们本周有一个三小时的预算会议。在巴塞罗那，我们就安排好了所有执行管理人员，然后完成了预算的整体叙述。我们确实非常努力地提前一个月就做好了预算，以便社群有多一个月的时间来审查预算。你们看看预算，就会发现它非常详细。

有时，我感觉你们认为还有一些其他预算。ICANN 组织和董事会是基于社群的意见制定预算的。预算就是那样。作为旁观者，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当然，我们将寻找更多机会来让预算更加透明。但我们实际上正在制定完整的预算，供社群审查。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还有人想对此发言吗？谢林。

谢林·查拉比: 补充几点来支持之前对储备资金所说的内容。

在我们考虑用于补充储备资金的各种来源时，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来源。一个是：你是否要求签约方一次性付清费用？答案是否定的。

另一个是：你是否会用新 gTLD 剩下的钱？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 6800 万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储备资金的钱应该保持收支平衡，而且应该让 ICANN 组织提供几乎相等的余额。跃然非常好，他承诺这样做。因此，那 3600 万用于偿还了储备资金。还有 3200 万，ICANN 组织将每年偿还，以确保每年都有一笔资金从运营节省的预算中支出，放入储备资金，在我们说的六到八年内补充它，保证这是负担得起的。

董事会非常高兴，最后获得了公平的好结果。

马修·希尔斯：

谢谢，谢林。

好的。谢谢。

克劳迪娅·谢利：

下面轮到 ISPCP 了。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非常感谢，克劳迪娅。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们提出了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稍后再说。

---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后续问题。董事会在星期日也与 GNSO 理事会进行了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推荐我的同事菲利普来讲，有请。

菲利普·富卡尔：

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我是菲利普·富卡尔。

我们在这里想稍微改一下这个问题，从我们在理事会留下的地方来看，并考虑到我们今天上午进行的讨论。

我们制定了这个有关全球立法的报告，我突然想起来了，是监管发展报告。这个报告的水平非常高。它提到了范围内的一些举措、IP 地址和域名，就是这样。所以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我们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向内看，总体上可以说是 ICANN 工作的影响，特别是 GNSO 政策。另一方面是向外看，可能是与政府和 SDO 互动的章程草案。

在 ISPCP，我们对于社群如何引入我们的意见也很纠结。

所以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第一：董事会是否同意社群的意见很重要？第二，在实践中，考虑到可能的工作量，正如我所说，这是非常普遍的，如何才能引入意见。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我想对你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绝对同意社群的意见很重要。

---

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引入方式。你也说了这一点，我们要如何引入意见。我不知道。

跃然可能对我们如何将社群意见纳入流程中有话要说。

马跃然：

我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有点疑问，因为我们首先提出了一 — 我的英语不太好。首先，我们开始讨论了我们应该列出的所有内容，试着找出将会影响政策制定的立法提案。我们开始这样做了。然后，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我们之后要怎么做？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法规。答案并不简单，因为 ICANN 是一个技术性组织。它有非常具体的职权。章程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限制它。它更加广泛，因为它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这要广泛得多。实际上也要那个角落里做些事情。DNSSEC 就是一个例子。

为了以互动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我们制定了关于如何互动的章程提案，然后发出去了 — 这本身就是一种与社群互动讨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透明方式。

所以我们撰写了一篇文章，这是为了透明而做的。我们现在要求社群就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发表意见。章程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想要以某种方式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社群中，进行那种互动。

---

我们期待收到对章程的意见。你们所有人应该都理解并同意，这是出于好意的。从我们透明行事的角度来看，我们期待收到你们的意见。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有人接着发言吗？

菲利普·富卡尔： 我再说几句。这个问题既包含向外看的部分，也包含向内看的部分。章程基本上考虑了如何将意见纳入这些举措。

但对于向内看的部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组织语言并提供意见。

马跃然： 我再说一下，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ICANN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 我不想称之为有限的使命，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应该为这一使命而感到自豪。

但并非社群中的每个人都认同该使命涵盖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对我们的使命很重要的东西，并且真正参与其中。

我认为在不同的选区群体中，应该始终并且应该直接参与 — 我想你们所有人都收到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联系方式，你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其实不会影响政策。我们正在讨论准备进入房间对人们说，嘿，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律提案。但正如你们知道的，它可能会破坏互联网。它可能会断开互联网用户的连接。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意图。但如果是你的意图，你可能会注意到这可能会中断路由。我刚才说了所有这些例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会硬生生地说，我们喜欢网络中立，或者我们不喜欢 GDPR，或者我们不喜欢这样，不喜欢那样。这是一个有趣的技术职权，因为这就是我们可以为你们做的事情。

这背后有点政治化。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想补充一下跃然所说的，我们星期日在 GNSO 的午餐时间就此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效，探讨了社群可以从立法和监管的角度就关切问题提供意见的各种方式。昨天在 CCWG IG 会议上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一点。

在那次会议上提交、谈论和讨论章程时，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如何为其做出贡献、如何从社群的角度对即将出台的立法做出贡献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许多看法。

---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鉴于这是战略规划中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就我们如何将社群观点以及社群早期预警带入讨论中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但我们唯一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认为它在战略规划中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并且与其他人互动也是很好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还是很担心你们现在的做法。这也是我们想要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上午讨论了有关 ITU-D 参与的问题。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担忧，我们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明白了。谢谢。

托尼·赫尔姆斯：好的。谢谢。我是托尼·赫尔姆斯。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虽然这个问题在 ISPCP 这边，但它会影响所有这些选区，并且正越来越突出。

ISPCP 与 BC 和 IPC 一起组成了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这些选区不断阐述了组织结构审核的案例，这有助于提高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中各种社群的充分代表性。

我们的选区代表了具有各种不同利益和关注点的利益相关方，有时，这还会导致我们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CSG 结构的设计要求我们形成共同的观点，否则就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没有提供支持 ICANN 的互联网核心标识符合法性和自我管理所需的平衡代表性。

在最近的 EPDP 讨论中，当完全不同的意见突然涌现时，这种情况从未如此明显或突出。

所以我们想问问董事会：你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利益相关方不断遇到的困难？如果是，能否给出一个指示，说明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特殊情况显然不在受影响者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改变结构。

因此，我们想要获得帮助，期望最后能解决引起所有这三个选区担忧的主要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托尼。

我认为克里斯要来回应一下。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托尼。我明白了你的问题。以前，如果想要以更好的方式开展工作，有两种方法进行重组，不是对完全发展成熟的

ICANN 进行重组。一个是作为某次组织审核的结果。我不记得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另一个方法是，支持组织本身或咨询委员会本身决定进行自我审核和重组。我在这方面有点经验，因为 ccNSO 那样做了。

我猜想，你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中，即无法进行内部 GNSO 审核，因为需要达成一致意见才能这样做。那么就只能进行独立审核，针对重组提供一系列建议。你喜不喜欢完全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们可以做到。

我没有答案给你，只是想说不需要只关注结构问题，而要关注工作实践、工作方法、流程和文化，我们在巴塞罗那启动了这项工作，其中可能有些事情是可以完成的，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布莱恩将在星期四举行会议；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在一些由于流程变化而引起的问题上找到一点突破口。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高招，更像是一些小贴士。但这可能是一种看待和完成这件事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不确定其他人知道。

托尼·赫尔姆斯：

对此，我有几点意见。我认为其中的一些挫折来自 — 我承认参与 ICANN 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最初，当前的结构是在 2008 年进行的 GNSO 审核之后提出来的。对于当时提案，所有人都无

法接受，我们被告知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那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只有六周的时间。

但我们提出了一个比之前好一点的方案，他们告诉我们两年后将进行审核。那是 2008 年。但从未进行过审核。

此后，虽然我们进行了一次 GNSO 审核，但最后一次 GNSO 审核并没有考虑结构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们发现在征询公众意见时，大多数意见都是关于结构的。所以，他们把结构作为附加事项添加到了审核中，那时已经晚了。当时也没有改变所做的决定。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对我们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想谈谈在本次会议上出现的一个影响，我们召开过一次有关 EPDP 的会议。作为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被分配了一个人来代表不同的观点。

对于代表我们的这个人来说，达成共识并不难，难的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进行大量的对话才能确保那些从事特别困难的工作的人能够代表具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多元化社群的观点。

这种挫折越来越明显，不断引发我们的问题；如果不寻求一些帮助，我们就无法找到解决方法，因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所以我希望布莱恩能够考虑这一点，并为我们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因为它确实进入了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合法地声称，如

---

果这些利益相关方无法代表其社群，那么为 ICANN 提供合法性所需的平衡就会遭到质疑。

克里斯·狄思潘： 明白了。我不希望你被误导。在我们一起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布莱恩处理的事情并非关于结构，而是关于流程、文化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可能会有一些小贴士的原因。但我们正在讨论结构问题。

托尼·赫尔姆斯： 归根结底，这是结构的问题。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流程和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可能会获得一些灵活性来帮助解决这种情况。

马修·希尔斯： 谢谢，托尼。还有其他人要对这一点发表意见吗？好的。

克劳迪娅·谢利： 下面有请 BC。交给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有些 BC 回应说谢林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我们在 CSG 的同事提到的问题很相似，所以我将直接谈谈地缘政治问题。在五个战略目标中，有一个目标是要密切关注并能够影响地缘政治，

BC 完全支持所有五个战略目标，以及将焦点全都放在识别像这样的即将来临的问题上。他们做得很好。

关于地缘政治目标，我们想知道 ICANN 如何提出建立联盟，以应对各国在看待单边、多边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安倍 (Abe) 首相在达沃斯呼吁 G20 考虑数据治理，接着阐述了他对数据治理的看法，他的看法与安吉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的想法完全不同，也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数据治理的想法相差甚远。这导致我们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得出结论，在管理互联网通信方面，政府几乎不可能聚焦在一个主题上，包括管理公民的看法，他们说什么，买什么，卖什么。

因此，由于大家观点各异，我们非常好奇，是否有计划与潜在盟友建立特定的战略关系和开展外展活动？如果有，请与我们分享你能分享的信息，以及商业社群如何为此做出贡献。

马修·希尔斯：

我先说，然后再交给跃然。

董事会有一个特定的优先事项，即优先事项 5.1.2，关于提出一个看待和评估与外部各方的关系的机制。在董事会这边，这个活动由我和里昂负责。我们认识到，ICANN 的运营环境不再仅仅是互联网生态系统，它更加广泛。挑战也来自于更加多样化的参与者。

所以，董事会进行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与组织合作，然后与社群合作，有效勾勒出新环境的样子，试着了解新的关系是什么，建立新的关系会带来哪些新的威胁或机会。

当时，我们在董事会的层面上与组织进行了初步讨论，之后会将其带到社群中，听听他们看法。但这样做是为了绘制出新的外部环境，以便我们对其中一些关系未来的样子有更好的了解。这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初始阶段。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参与的一项活动。

跃然，可以交给你继续讲了。

马跃然：

我们又不是什么都没做。经常看我的首席执行官报告的人应该知道，塔瑞克 (Tarek) 的团队报告了其中许多（听不清）会议，因为我们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打交道的方式是透明的。当然，如果穿过大厅，我们还有包含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GAC，他们会定期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能像我们这样轻松拥有这个优势。我们穿过大厅就能与 GAC 交流，这很容易，我知道你的选区做了很多。

我们不断与许多国家讨论某些问题。我认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研究我们之前谈到的问题，让他们了解 DNS、网络安全等所有这些事情。

当谈到我们的政府关系时，我们有时似乎有点消极，因为如果回到马拉喀什，GAC 的成员，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签署了文件，表示他们认为 ICANN 应该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必须合作的友好国家提出的立法提案。我认为我们不必改变那些不友好的国家的看法，但我们会试一试。我们会去与那些有时似乎不太友好的国家沟通。

但我们会增加一些内容，因为我也认为还有另一件事情，而且这是技术发展，不是国家本身。我们还看到了技术提案，例如，在 5G 方面，他们可以使用其他标识符创造所谓的替代互联网，这意味着我们将通过一个世界上所有用户都可以连接的地方，从一个互连的系统进入一个运营商或手机能够连接到的地方。所以有许多方面的事情。

但回到之前的讨论，我们很奇怪，我们做了什么，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塔瑞克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ICANN 是一个强大的机构，ICANN 说的话人们都会听。有一个例子是我乘着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浪潮去布鲁塞尔时遇到的，并且从 DPA 那里得到了答案。ICANN 所有人确实就一些非常重要的假设达成了共识，于是产生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让我们在布鲁塞尔有话要说。

所以这也会回到你身上。只要你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部分，并且正积极参与其中，帮我制造这种单一的声音，就会有更多人听我们的。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跃然。我想接着说一下，我们中有许多人在大约六七年前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尝试提高 ICANN 在完全相同的多边政府中的知名度时就在位了。那些对话让他得出结论，政府需要一个能够解决关于互联网的问题的地方。在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才展开了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清单。其中包括垃圾邮件、网络犯罪、互联网可达性、可访问性。法迪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接受了这些问题，这有助于制定像 NETmundial 和自上而下的战略目标这样的举措，这些举措最初是在德班会议上提出的。法迪对我们所有人说，这些国家和政府需要某些地方，他们要么就只能去找联合国。马修记得。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扩展了 ICANN 的问题集，纳入了与唯一标识符毫无关系的内容。

所以这是过去的经验教训。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外展和建立关系的魅力攻势下，我们必须忍住说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冲动。我们可能有话要说，那总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管好唯一标识符，就会在展示我们对职权范围内的事情的价值时最活跃。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希望确保帮助提高电子邮件和网站中使用的域名的普遍使用性，因为这在我们的空间中。对于 IDN 和长 TLD，这完全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我们应该在 ICANN 层面和社群层面尽我们所能来改善这一点。你们在公共论坛中已经听到了很多相关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如果注册人的身份是解决问题、受欺骗的消费者、拒绝服务攻击的关键，那么当然必须提供注册人数据。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些方面仍然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因此 ICANN 可以在那里提供帮助。

所以，我强烈建议不要像七年前那样扩大我们的职权范围。

马修·希尔斯：

史蒂夫，完全理解。

里昂先说，然后是谢林。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修。

我听懂了，史蒂夫，我认为我们在不扩大 ICANN 的职权范围上非常一致。

但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是，我们认识到生态系统和互联网治理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在不断发展。正如马修指出的，它变得更加广泛。

因此，在我们与绘制参与者、关系、相关性等要素的组织交流时，我们的观点是，对于我们来说，为组织和社群建立尽可能多的联盟是有用的。但我们的第一个联盟是与社群本身建立的；对吗？我们必须培养这些与社群沟通和互动的渠道，以便我们以某种方式把董事会、组织和社群联系起来，共同应对互联网治理中的这些新范式促使我们面对和管理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打开我们讨论的视野和范围，并尝试与所有相关的参与者齐聚一堂，创造所需的意识，从而解决你正确指出的这些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林。

谢林·查拉比：

史蒂夫，我们完全同意维持我们的职权范围。我们根据新《章程》中 ICANN 的使命陈述测试了战略规划，并且审查了总体愿景。我们审查了五个战略目标，并查看了使命陈述中的标准。当前《章程》中的使命陈述包含八个或九个真正的标准，可以借此来测试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我们进行了测试，在总图设想、拥护单一、开放的互联网、管理唯一标识符和五个战略目标方面，我们完全确信其中每一个字都与我们的使命陈述一致。

所以董事会承诺不会偏离使命，绝对不会。

你可能在目标方面的某些细节中找到了一两点。这不是故意的。我认为不是，但我们会坚守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你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步自封，不与其他人一起参与，比如在普遍适用性等类似的事情上，让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理解这一点。这种变化很重要。

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听不清）。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林，我确实记得，在法迪从达沃斯飞回来的那天，他与这些需要解决问题的人进行了交谈。垃圾邮件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必须有地方可去。所以这并不在你的五个战略目标中，而是出现在大家的对话中，正如里昂表达的那样。在建立符合这些目标的关系的过程中，你会在大家的对话中听到，“我认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超过我们允许的范围做更多事是一种诱惑，我们只要抵制住这种诱惑就可以了。

谢林·查拉比：

听着，首席执行官将会告诉你们，因为这个诱惑是他给的。

马跃然：

我一点诱惑也没给，因为首先，历史稍微有点不同。我从来没去过达沃斯。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就没有为达沃斯或世界经济论坛做贡献了。没有花过一分钱。

坦白说，这实际上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问题，因为 ICANN 是一个技术性组织。如果我们变成一个政治性组织，我们将失去讨论的能力。

所以我们自己退出来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是站在政府这一边的。其实，ICANN 可以进入政界，几乎不需要过渡。

我们不是讨论这类问题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有限的目的。我们的目的非常大，而且很重要。但是，在互联网之上，在使用标识符到达的平台上会发生什么，我们无可奉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理解你的观点，史蒂夫，但是从技术和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又有点有趣，因为对于章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当我们谈到 ICANN 是一个技术性组织时，我们在章程中限制了很多。我们在董事会中彻底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从现在算起三年后，你就会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是一个技术性组织。这样做是为了不参与政治。我们说这个的原因是，这会影响 ICANN 制定政策的潜力，或者说它会打破互联网。这是我向社群寻求的授权。我没有寻求讨论任何可能的立法问题的授权。而且，这会贯穿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

所以尽管实施如此 — 七年前做错了没关系。明天做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标准就可以了。

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跃然。

对此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

好的。克劳迪娅，交回给你。

克劳迪娅·谢利： 好的，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是否还有人想提出其他问题。但没有看到，我们可以散会了。

马修·希尔斯： 太棒了。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